


集部

# 浪語集卷二十四

宋　薛季宣　撰

## 書

### 與鄭景望一

自聞拜佐著作之命嘗一領教筆并蒙遞示劉復之書似非仲舉家奴台翰恐未之得使還又拜手札慰感良甚啟沃微意略蒙見教多感思之誠切時病十寒一暴

將何以哉願勿以未聽而惜吾告猷之心誠所謂遠者大者必不可進乃謀鴻鵠舉耳復之睠睠吾屬此意良厚何物濫吹竽于其間似未之思近於目聽而耳眎也夢叟方在艱棘不可得而進退忠父已決不為赴調之計然其才力可惜弃之無用有可致力為求試縣亦可若使其人少得自見雖未可以語通方中道以臨民事當有實益剸治繁劇寧能碌碌如我輩耶祠禄彼固不屑取之猶可與計資考别難揷手則乞自為圖之巖老

既熟其人能為之前却否其告毋復寘之牙頰必恐上累知人之明中心豈不自知何當詿誤師友胡氏表姪一蒙與進不能嗣造几格此其好善未篤甚乖乃父所望後復相見丐以此意語之彼家甚貧頗勞應接如有可就賓館得為究轉經營為幸陳頤剛比相會云曾屢拜書都不揮答何故便間望報以一二字戒以事勿輕舉凡百寛裕沈審必令内外無間為貴君舉已罷茶院之會見與其徒一二十輩聚課仙巖嘗與之言似乎成

已工夫全未著力勉之甚相領畧此亦樂事但未知向去如何爾下問淮壖設險之說某知之未詳地綱所未之聞張師言瓦梁堰記聞而未見然聞孫氏割據作涂中東興塘以淹北道南朝瓦梁城塞後湖為淵障蔽長江號稱北海大抵淮東之地沮澤多而丘陵少淮西山澤相半無水隔者獨郛城白沙戍入武昌及六安舒城走南硤二路耳古人多於川澤之地立塘隝以遏水漑田在孫氏時盡罷縣邑治以屯田都尉魏自劉馥鄧艾

之後大田淮南迨南北朝增飭彌廣今舒州有吳陂堰朱光呂蒙所爭皖屯也陂堰皖水廬江有七門堰劉馥斷龍舒水作巢縣有東興塘諸葛恪作遏巢湖水滁和州六合間有涂塘吳赤烏中遣兵十萬斷涂作塘於其上源今梁縣界至滁揚城晉以為南梁郡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瓦梁堰有東西瓦梁城晉置秦郡而治六合周顯德三年南唐何延錫建言堰五十四流不止魚三州泯海四百里其實据天經絕地緯功未就而罷景德元年毀之天長有石梁堰源出滁州入高郵為樊梁溪梁置涇州高郵有白馬塘塘阻三何溪謝玄破都顏俱難李孝逸破李敬業處揚州有召伯埭謝安堰艾陵湖作新城在其上裴塘屯齊高帝建武五年遏艾陵湖立楚州有石鼈塘鄧艾

作荀羨復屯謝陂漢舊陂洪澤屯唐大歷二年與射陽湖並置官屯射陽湖即射陂也淮陰有白水屯盱眙有破釜塘鄧艾立白水塘與破釜相連開八水門大業末破釜塘壞水入淮白水亦涸安豐有芍陂即孫叔敖所作期思陂漢王景魏劉馥鄧艾晉桓崇祖皆修復之前受淠水西道六安北界騶虞石東自濠州之南橫石水皆入馬灌田萬頃固始有茹陂劉馥作是皆古人屯田遏水之迹其餘不可記大要六安以東有芍陂之險鍾離以東無非湖濁之地西自皖東至揚則多斷流為阻故自前世征役舟師皆出東道如吳邗溝魏廣陵周鸛河等率資鴈水之利南北所通

行也惟廬壽一路陸有東關濡須硤石之阨重以陂水之限（東關恃東興塘濡須恃濡須水硤石蔽皖淮南有兩硤石此桐城南硤壽春硤石在淮水上）最為險要然聞芍陂可以灌壽淝水可以灌廬南唐何敬洙嘗復諸塘不克而罷其間必有利害尚當詳攷前聞面對及此心知其是竊思如此力量能辦如許事邪如合復之所上民兵之策專以刺舉兵權還付方鎮使之自治財用多置水砦以屯田民兵守之有警得以發兵助獲如唐故事民兵蠲復制度略依陝西弓箭手法秋

田既獲因就糴以實邊始雖暫失少少賦入數稔之後利當百倍於今責任不專則無可成之理方今經制西蜀以奪帥權爲是此等議論定空言耳因問之及謾詳及之議創水虎翼軍然似非國力所辦淮南民屯若就又於松江肄習水手爲之重險雖無水軍亦得事不難集在乎斷不斷耳論經總制錢減額竟是如何舅氏方在版曹可致力否立後事久不報衆甚苦之近樂清縣括水死家田不以葬送立後皆欲官收一歲州郡做之

而行前日所陳能為營使之必下否官政略背如此無廉恥者爭以轂跂相尚思昨所以語劉正夫者言今驗矣無端好與人事亦吾人一病也

與鄭景望二

自令季去由拳附一紙記後無復便聲問殆絶然而依仰音教未嘗不在几席之下也茲承寵膺綸命綱紀王府佐宋太伯蓋極一時之選可為儒者之榮敢以為賀然聞以國遜易處閒靜難非漸漬以仁義之指歸俾知

所自以樂優於天下之樂無以見輔導之德以大老於聖人之學兹蒙聖天子託子之寄廟堂遴於宮僚之擇誠可謂當人之舉其所見如此不得不告遼豕入冀當不免大方之笑也其亡似之迹窮處異縣遂不得親賢師友之教誨檢束之道不敢不勉小人之質終難淬礪狂奴故態往往厠間勃磎加以貧病交攻婦兒婢僕之間數歲殆無寧日所養不厚又殊無以敵之誠負君子之門媿心極矣命召審察四辭遂不復來今逼瓜期乃

妨交政近有丐祠之舉未知廟堂可否如何蒙子詩兄教以不當突然有請于朝顧聞之遲矣意者以久不報終任之請只得以祠禄扣之終任之求亦不敢絶瓜戍既逼未為無為雖有下釣之嫌有不暇卹矣入復困窮之極為之奈何萬一丐祠得之固不辦挈家計且謀單騎歸省邱墓亦一幸耳春夏之交景物清暢板輿迎奉在棠棣間有無涯之樂但切歆羡陳君中補之後牢辭學職不爽山陰書社之約處之極是劉復之大可悲念

天不相善如此極邪念欲一書慰問其兄竟不得寄每作交遊之問未嘗不吁嗟悲咤痛悼於斯人也大在閫中門庭之廣得人有幾疏以見教何如

與鄭景望三

伊洛遺訓其舊若其蕪雜嘗願博求會萃備一家言顧非其人所得未廣用是不克弦蒙鑱本印賜知有先著鞭者且喜且媿書雖未暇紬繹如明道語世不多有至於長編累軸足知所得之富鞭後之意不敢不勉頑頓

不敏何以副期遇之厚邪𦤺無似今亦憚於復進去歲
辭審察之名匪以為異卷卷之意特欲少闢閭閻之内
退可遂吾所欲進或儻有所濟諸公不之察也而督促
踵至淺中隘監頗覺厭苦拒之既峻久之寢不報矣比
以南沙逼戍不免為之官之請懲創前事并以祠禄干
之報章之來不過復伸前命自惟愚鄙無以取必當塗
之聽閉關泰甚且駭道路之傳因謀强顔一行兼以世
母仲姊之喪告矣趨朝當在夏秋之際其在我者敢有

不誠庶幾改之夫誰不願以術業之淺陋蕺障河之必東杯水與薪知其必無事也但若家貧久客未免禄仕反復忠父行藏之誨媿赧極矣踵門求教深所願欲兼單淺所未到亦欲有函問之請與其進也台意誠厚得蒙於六月半前假以役兵數輩當卜假途干邁遂此願懷而後取道德清以至都輦有如行人歸告之晚不及此期其業以成行不容遲遲之甚茲恐不得留竢即乞已之京尹之拜振古所無令弟新除不相妨否有不克

見必須邂逅錢水與以為慰

答景元書

下問辭命所以非有深意直緣前對已狀再進豈能有補信如昨者傳聞之過不過以人言知我用緜力當重任芻牧之求不至辭之近於辭難𨺗勉居之空死何益生命之衆亦云大矣是雖不當先事而避然亦不可不豫計于未進之前舅氏之出未行右揆蓋嘗誘以專人見三命不來之意仍許不循前計令人滋益難處遂堅

辭之三旬促名不來定當如所請矣量力度德天下事要非吾人所辦蚍蜉撼樹真不自量其今者之辭猶欲一感聞聽諸公若不持上將如命何可繼之說敬當佩觿夫學固欲行焉能繫而不食苟免既非君子之節不能不止亦非紬信之誼未免禄仕當擇任輕者處南北非遠禄秩可差解倒垂忍而待之又為此困遲之不報良以為撓無資之說此特顧家之計乃可為知友道安敢告朝右邪今歲延陵水荒加以蟊賊之患薄田赤地

什分餘二歛穫為賒𠚵戌又復年餘僑居未知餬口之計一動不易三巳況難必哉不免又圖去就則求我枯魚之肆矣反復計念未知攸處講學不詳之過兄必聞而憐之承詢鄙意之詳故盡底藴有可鞭督其後願與聞之

答君舉書一

通鑑禮圖皆二冊納上史書制度自當詳考不宜造次讀過中庸大學繫傳論語却須反覆成誦勿以心凑泊

焉久之或當有見自覺諸書之意不貳於巳而非平生窺測所到有孚威如非持敬之謂者是為得之理義昭然要非學空無者所能髣髴以此應物則所謂文武之政具在方策威儀三千禮儀三百者待其人然後行耳是非小小知見所及惟體物者自不可遺文中子歎無圓機通方之士與之共叙九疇論九流知非其人願見勉之而已夫損德之修也凡吾胷中疵吝之積惟加損之為貴日新之道所謂洗心者不過如斯焉爾古人不

可跂及要之記問之學盖不足道立已與物則失之遠
矣故君子敬其獨也雖無文王猶興非君子誰可言者
至祝至望師長何謂非所敢當謹用回納一笑

答君舉書二

頃者遠勤訪喜有漸磨之益事乖人欲輙復睽違卧病
分攜寧無怏怏自被無錫由拳教札之後杳不知車旆
何之非徒懷無從修記之恨翹跂可想知也茲承就試
行都猥蒙遣信恍若天降慰懌如何即日秋暑鄉徼伏

惟容含舂容尊候動止萬福其自作别之後疾病相仍幼累復然而賤婦所苦特異就醫役役死生尚未可知延陵歳又水荒重之螟螣馬蹟薄田既無遺種縣官科率草料倍常賦而加多憔悴煎熬分為溝中之斷書策相忘固已久矣區區之迹前此所以不欲進者君舉既知之矣正名之説吾敢乎哉當路前極相知自莆田之行嘗一得書三被催劄而其所求以達聞聽者却不將上舅氏去國之未行也又嘗誘以專人見問所以不來

之意喻以別議所以處我其意誠厚吾人去就當何如邪惜也君舉已行辭命頗傷深切前已失之于左今復不能得之於右亦運而已矣之任請祠足得熟議諄諄之喻中心不忘張昌之賢皆願見而未能者言稱先師要為有法理敬之說進學之指南也可與立者權多不足九流之合須得通方之士議之康節固謂之學未至武侯武侯未可輕議考叔太真而謂之詭正道于何而行乎立論常苦執中有不可不察者氣稟言性自是南

方之學近於功利其又何言鄉論賢人之聚猶或可憂
真見事之談也文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前人此最吾
人大病語人要識深淺亦欲自今勉之四三哥書荷封
示閩事既難踰度不當相訝鄉來去就嘗面論之已詳
五三哥之云云將有為為之爾劉復之真顯道相繼云
亡真大苦事天不相道為善者何勸邪居厚罹憂可與
傷愴其當大事宜必有以處之洪道人學本異端不足
深論但未知其死何自尚當察之旁譜春秋地名固宜

恨未知見書訓得刊其誤尤所望者國風十二變皆有叙小國不詳其世則附見之邶鄘之先衛唐二邦之所兼者二南豳國為之先後旨哉反古說曩聞已有傳本後竄改亦不多藁紙不精脱爛不可將出春秋敬納得與書訓俱付象先語以看畢蚤尋端便見還毋令汚敗為祝頃用禮學相勉可不朝夕于斯已而思之及觀張丈子鉛洒掃應對進退之觧異乎所聞法而不說曲禮鄉黨却不如此儀禮之記殊畧先王自有深意雖復煨

燼之餘先儒之記要近于鑿此非筆舌可道幸詳復之可矣經考漫呈一看八州地圖别後都不暇料理陣圖方居外恩擾不能便為寫去下問車徒之陣一車介士三甲一為前拒左右挾轂矩以車徒尺步方陣勢瞭然矣新出之圖必有新意後生可畏未可全非而是古也時事日益紛擾其尚未知存身之地千里相望豈不動心所謂不敢因循冀吾人共事斯于日用小學純全大體具焉持頭覓頭佛氏能笑人矣但能去智去故乃可

默而識之所知不多非厭多也窮廹少佳意緒而蒙每事索報黽勉承命可無嗟畧所欲言者尚不能宣之於口千里書札烏能寫方寸哉

答君舉三

林伯順過東闗屬已還鵲林恨不得見書辭宜答而未有端便可寄旋聞上庠中補喜之不寐此于君舉蓋不足道然而順流揚帆千里起于足下有可為英材樂者仲可還里閈方襞幅具書忽石應之見訪出前後兩示

緘墨慰忭何已審知諸公固相縻以學職誠典學者善意不知我者且有積薪之誚受之無益閧牢辭之正合鄙意也示喻語小萬法悉備語大一毫不立兢業之心平蕩之道蓋非一非二知言知德誠有不可載且破者要須默而成之始得大小一二涉乎計較之語孔門汶上言不如是如何一言而盡古人言之久矣王文中論司馬談善論九流知其皆原道德之意而各有所蔽自非明了之見殆未易易王魏一代人傑尚有媿于禮樂

之事周官見疑後世何足訝邪復讐法雖不見然今律文猶有輕重相明之法用論討賊當於在官之時事切捄焚奚暇士師之告書于士者謂應復讐之法耳先王作法凡絕無而僅有者一皆大為之防士師得人安可預必用刑又須閱實審非推刃之道而後釋之逸賊一端未之盡也學者要在優柔使之自得博約之至欲罷自不能矣此事固有立談而辨者曾非一朝之積言於未及宜不受命切當自今謹之崇釋次儒自是井中之

見其所從遊常訝其于此罕道然却不敢横議是非從彼閒來此攻之且不入異時當付此老使自賊之全真當所與遊門牆峻甚每以白眼視天下士聞於全真特厚或可介而見之如聞意鄉我輩未暇從之宋老志名以全真欲見故録與之豈無滲漏然所期於若士者本不及此當以度外容之舅氏幸同舍真淳固盡其人就成其材乃所頼于朋友滕推官頗聞其名似巳之所任俟到城郭圖一見之張侍講舊為九重知遇加問學日

富自宜有所悟合從此虚納天下大幸然而事久多變又未知鄉去如何其前此辭命蓋妄意當然懼人不謂深婉知復何恨諸公之意甚厚非所望也前既無效今而輕舉可乎四三哥已因景元寓書五三哥亦已通問但未聞其母訃方因仲可弔之應之趣向已若老成真大可畏能琢磨之甚善兒子固願受教然其母有女子之愛病未全已姑留後圖下諭諄諄知感知媿軍志名已前見牧之所引不類武侯之言然八陣圖從此推演

有如見於武侯之集前輩何以不能識之自李衛公引志說圖方知八陣所出反復其語與孫武子所稱軍政殆皆司馬法歟陣法舊來口授以軍志握奇經馬隆李靖裴緒之說參伍以變息卒未易圖之姑自詳復為佳不然請竢它日州圖納去荆州南交二紙抄畢蚤希寄示揚䕫草具未補梁州和夷未曾釋地幽雍都未下手幽經却備幸而不為事奪一兩月間莫可成矣詩說所以不欲出者乃可為知者道四三哥尚不謂是故不欲

復示八若欲得之不敢隱也已自畧去訓故之說須于言外逆之參之楚辭以見其訓伍之樂府以盡其情訂之左氏以致其思正之禮記以通其說又斷之以孔氏之學孝經論語之所引證乃知非妄作耳紙札非佳毋令損敗為祝得姪子象先問未欲經說之廣切在加意伯順莫已還里囊蒙誘以其父銘志黽勉承命不可用則收之

答君舉書四

春閒婦弟東泛錢水漫具赤紙記以為不在庠序達石廣文必無浮湛之理得報已知會計甚適所懷但未領報章馳望之切沈應先之僕以所示書至慰懌多矣聞得友如德修王丈可謂德不孤也其人雖未克見君舉寧嘗合者麗澤之說當所得日富如其茅塞之甚有不能奮飛者其以丐祠之舉請益于左右欲處得其宜耳既久之不聞聞南沙代者諉僚寀來約以如期而代思白縣言上似太絶物不免作參宰稟目并以丐祠公狀

抵之仍不絶之任之請既行之後得子詩外兄書教以
不當突然自言于朝顧聞之晚矣然念闕期既逼不為
之前日交代通書亦嘗授以公狀仍更屬以申催報命
此外自當委之運命如何剌眼之思非為我忠謀渠能
及此其亦嫌于下釣之説然而進退有義非我輩所得
專處有如本懷果遂過涉何害不隱我脚旁觀動目何
有哉所求尚一得之固我所欲不然堂下有千里之隔
雖其敦促百至豈真知我者邪遵養之説樞右之拜元

是一意前以向去如何奉告盖千慮之一得此旨雖近於迂亦是理勢當然信之固宜亦近疎矣無律之音不計之戰郢人之懼不為過也尚幸低棊着數相似信如所聞不謬乃若温浩兒嬉相矜以德力盖亦未易剖決此亦一幸第恐拏而不觧或生意表之慮耳妄意如此不足以語人蒙教早諭之雖未達高意得無有過與不及之慮謂非所以輔成盛德人材秖爾極選端不過是然四三哥却有典午之命似含驥弗乘矣佐佑藩邸亦何

容易其近通四三哥問告以綱紀王府云云君舉以為
如何旌别之疑有自來否近姪子洪罷貽武主簿逺來
相省頗能道閩中事按逐一二輩皆合公議所恨稍作
風采若失故步許襃守令多不踐言物論似不謂然與
彼所聞大異然前得書有姑惟教之之意或幾乎兒輩
所云其昨亦警以鷹鸇不如鳳凰之非不知還有益否
適者數非面不易箴之言未易言亦非俄頃可盡恐欲
聞之曩蒙賜示一毫萬法之語不解藏人之善喜躍之

至以告彖先姪子答書歎異以為頓異往時之見然非揣摩卜度得之乃善其論大小之分若微有病萬法俱備安可謂小一毫不立大何足言意則甚然至于攻擊小大之語亦未為至更切思之前索陳圖必欲見之行事區區之見本不欲以書告然念合并難得請舉一端試以范蠡之言握奇八陳之法以考高歡韓陵之捷妙處畧可見也芻秣之語甚非言孫之謂欽領訓誨敢不佩服中庸大學本示五三哥者走筆寫意夫何足覯反

復求之可見好學所以見語真得琢磨之義甚愜所望然相期亦太過矣疏示之語欲釋于下當仁不遜又掊擊之幸也書此無本性不強記又不知能與前注無相戾否追思前此之作一語不敢妄下所以開喻大善但其間不無森嚴氣象似非前輩所許大抵立言之體要當明白簡易聖人大未易到隋之中説洛之經世有可法者諸公或入于俚或入於深雖皆未害于道非行遠之法也語立言于君舉可謂小巫大巫之見想得此疏

當捧腹一笑也五三哥曩通書皆不報渠執禮者固當然邪彖先來索書辭甚切端便幸即寄之

與劉復之一

自王習之送吏還祗領答教於今行復更歲嬾於問使嗣音闕然企慕德容如飢如渴玆聞報狀伏審歸對合旨榮增京秩竊為善類私喜旋聞方綰銅墨置社南邦如公器業文章無媿前哲自宜侍中獻納盡忠補過牧民于外甚非師望所及將無睿眷優渥重于歷試抑由

犯顔逆耳不遇故去邪永昌之民于何其幸時方急治寧緩急後先之序哉于公因可少見所學賢于涅泥揚波遠矣交舊之情亦足為左右賀即日伏惟鄉黨優游自天之祐台候動止萬福傳聞貴治縣尹正闕洗刑當在朝暮講學有素迎刃定無槃錯然而前獎山積財力方匱發令先後計孰事已有定處其託遊從之末願以管窺為獻為政之急要在戢吏仁民即吾察寃情通吏人隱欺自少士夫日接利病可以畢聞但當務省文書

張設綱紀臨之以無我斷之以嚴明處人鄉巷骨肉之間察之教化所在率斯道也於從政何有哉嘗聞撫字催科本無異道近時文俗之吏不知政有本末動以裒斂為急及民事則緩之不知威信服人賦可不勞而集則計陷失不在民而在吏出納之謹動有防制縱工於竊必不能侵吾歲計矣民事莫難差役于今多致紛紜第令鄉業以身任之稽其程式欺罔必罰將不敢欺其次婚田一當堅守成法它訟剖決惟須勤以涖之寧失

不平勿成吏手上官曲直無足多校知所輕重則事濟矣縣固繁劇能出此數事邪曰鄉人宋質夫御史敦朴建縣令旌别之法謂治狀見於實迹者不出數端聽訟詳審則妄訴自息斷獄平允則冤濫自明催科必信可革追呼之擾給納必以時可除邀阻之弊此格言也可為縣宰韋弦以執事聲望居之為力已省所望究見所藴為世楷模大學論正己齊家推之可及天下常怪漢世循吏其為相則聲減治郡時惟以煩碎苛察失之夫

何有於遠者大者近世賢之失多或過于中庸書稱干譽從欲同辭曾何遠于不肖此在左右度内其復敢言之教玉人彫代大匠斵不自知其不足可笑其不自量誠思何以告之或可以無愧矣不識采聽遐遠能無弃此一得之慮乎贅躁而言不寒而慄具待金華獄掾闕尚年餘去歲風濤之嚙雖幸以夭而免孤單之族絶者五房親戚故人半入鬼録而又家之粒食漂泛無復遺餘妻啼兒號日日相似雖無佳況然視死者將十萬輩

其亦厚矣向令灝灝之會執事尚未美解則其死者有葬生者有養必無僇屍無告之事此在諸人賦分有數鄉邦所深恨者中腸鬱鬱言之心動想闕聞聽亦須為惻然也永嘉半夏不雷即雨寒甚六月尚頗挾纊氣候殊惡不知卒歲可以無它變否公之舊部故爾及之

與劉復之二

昨葉丞飛卿行拜狀必嘗關徹聽覽比景望遞來武林所賜教筆娓感良至見誚以無一言相慶灑落相視知

所以自解矣謂我無求一世似非知我之語人情不大相遠為不可求又無以求之耳讀書無求于世任大非吾事也道大不容而不以為病顧以銀章茜綬嘘呵大縣誇眩朋友不求一切人者豈謂是哉景望報兄之來四三鄉人之賢遂不可掩不圖今日而聞正始之音在乎其人可謂好賢之實矣然而上求武士而夫離疏者得於其間攘臂寧不謂責名實者使之一一吹竽邪人情苦不自知愛而欺之又過井口之戲直推墮坑穽中

乃已耳雖子相知之厚殊非愛我者也無望之世庶幾戒之忠甫勸兄辭縣不知感意如何論若太高入于輕重三準彼奉祠而不受祠禄勸陳君舉以不取東脩過於中庸則賢亦各自一見也永昌待次不知尚復年餘諸公相知之深而今弃之于外且使安處鄉閑真所謂舉而不能先者之命歟封圻寥邈壹山想當熟彼風氣修道之教將俟于入境布政先後暇日究之為宜常使在我優游則可以語風化矣綱目之治須由賢者興之

捨此得民是皆干譽者也何足齒哉何足齒哉第恐人方即公百里要非大賢所處于旌之及不俟于下車耳其索居面牆疵吝日積因風鞭督非君子誰適憐之

與劉復之三

其鄉居禄固𠀤可道第緣茅塞方寸大廢洗滌狂奴故態間復乘之漸逼瓜期憂畏深積決曹雖猥然亦人命所繫折獄之事孔門所難矧復事在上官制不在我自量褊淺懼將不免其身與世推移又所不忍每一念此

芒刺在懷飢寒廹人未免禄仕鞭其後者不無望焉福
清新除非晚當上嘗與忠父反復前論其言亦未易訾
然與世路斬絶頗亦難行昨蒙誨以世之安樂法門縮
頭閉息坐壁角裏頭為我輩恥適與忠父相反請得言
之吾曹學固將行道不可枉或出或處當道中庸使兄
未上而辭人不以為不遇故去必謂不能作此等邑有
滲淮陽之誚孰若臨治之後惠澤有加于民除決去留
無駭俗聽進退之際豈不綽綽然哉崖異驚人未若履

常而弗畔於道其方以盜名而取疑怒于世故深不欲兄為揭日月之行也中庸之德無有偏頗必去必為未能無累兄自有度必從容于是矣言之于此不可不使兄具聞之忠父渠自有書惟所裁擇夢叟取辱起于不量事勢其與忠父先嘗戒以過涉勸勿輕動老婆心切至於拖泥帶水無慊于志公伯僚輩何誅邪

與劉復之四

前月間鄉僕行竊聆僑恙告痊旋膺召節以為天輔仁

人於此可見喜極而躍何但不寐而已然猶未知造朝之日意必一言感悟聊試三館漫一幅紙贊慶當不至浮湛也得景元報竊聞進說本末及聖主顧遇之意隆甚不試而登館殿自此當三接矣足為善士增氣豈直友朋之私喜哉甚善甚善某無似之迹本無意于人間迫于窮寒為禄而仕曾無片善可取前蒙于諸公間譽之過情遂使無能之人疲於趨名手足俱露迄無秋毫之補去國未幾亏招又至雖知期望推挽之意然非愛

我者也輙以鄙懐上凟顧賜終始其乖戾之性兄所諳悉前舉無術頭顱既巳可見受爵不讓迄今歉然人不加賢才不加進又復不知進退冒於寵利所不敢也巳述此意懇告廟堂更告善爲辭之期於得請乃巳幸毋縷縷懼播王命將重得罪非所以安全之也自廉恥之道喪時君世主喜以爵禄驕天下士此則士夫輕進之罪果其材自可致君集事固當不校小禮其不肖無益於時亦欲因辭見志求退以事君爾如以一身之退使

九重無輕士之心其進多矣由衷之言萬望台察比景元書論王江陰之罷非是其得之田里王治為㴻西最其言民兵之不可教要是書生所見至論其害亦未遽非大抵興作大事非使曉利害者雜陳於前良法蓋未易立剏前歲班行之法大不易行尚當商量何至遽逐良吏況牧民者敢與朝廷抗論是否必非陸陸之士不付此等以事而使婾惰脂韋之徒未見其可人以爭事罷斥誰是敢爭事乎因見諸公及之為望其素來不喜

强與人事太原亦不識之知兄可以裨補廟堂故放言耳令兄知府鄉邦必已交政恨不得親被其澤郡得賢將門戶之芘多矣壽堂大令人枝輿當適州里前二賢子官守已有及民之惠長復為之父母逾年之樂無加此者台眷云云

答何商霖書一

某聞君子之風為日久矣聲迹之相聞又兩年來矣小兒獲摳衣於講席之下於今行復更歲政緣疎怠阻造

下風雖未能日接音容得餘論於文字之間開發厚矣

比辱臨訪言及忠父郁鄗之論其忠父友也實相忘于

道術之際有所論辯各不敢為隱遁之說以相罔故雖

言有當否然各自其所見切意要知本末同異有以訂

其是非故敢不蔽愚固之蹤用以求教非欲自售於下

執事必我察也六經載道之器遠矣大矣其既妄有論

著且以薦于洪儒大學之前明眼難瞞多見其不自量

也退即所安知其手足俱露方此內媿以為將必大得

罪于門牆札翰之來則知與其進也甚幸甚幸示諭六經之説於左右未能無疑讀書欲有所疑此伊洛先生語也吾人于學未能了了於不疑之際夫不疑者蓋無所自見不然則蛙之在井聖言天遠寧俄而可料哉惟善學者未能無疑疑者問辯之所由生也諄諄之云何造道之深也至謂疑理之蠹則其請得一言疑固多端左右之疑固將有所決也理道必疑而決則疑未為蠹也衆咻誰佐之惑能決焉則定矣其學未足以及此然

於衆多之説不敢必以為是此亦得之先生長者之論餘皆不知而妄作耳謂畢其説非所敢當信能有以規之則亦非所隱也清論之及故敢復之見交之文仰荷垂示非徒屬辭命意無媿前作論交之際益足以知君子之不苟也知感知幸其竊有所見不敢不薦其説此賦之質美矣近世才人實未之見吾曹盖相期于古人不到之地夫何今之足云講道之餘加遊息焉於楚騷漢賦之作則筆端之力久之當益有所到此不可以言

盡也古人雖曰作文害道然猶未通于一弛一張之說有如盡舍他事而專心文墨則非我所敢知也草草修報幸恕踈畧不宣

答何商霖書二

前書裁答方懼不避洊承教筆蒙有以警篤之其意良厚有以知君子成人之際且足以見涵泳于六經之說不以先儒之故而置聖人之學知感且羨書辭宜答請以所聞于古者復之詩古樂經其文古之樂章也書云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三百五篇非主于聲而已太史以國風繫先王之舊俗二雅識其政事頌播郊廟是皆職在太師蓋適人之官采之天下施之當時之用者先王之盛教化之美頌聲翕繹譪然成章不得于言固有不能宣之於口被之聲律以供燕享有若南陔華黍之詩者雖有其義不强為之辭儀禮所謂笙詩先儒以為亡詩者也王者功成之樂庶人無所得議純一之化加乎四海比屋皆有可封之俗四方安有殊風之

事召伯韓侯之盛一皆見之周詩甘棠諸篇南雅所存是也四詩之正惡有所謂變哉觀于詩序之文正變為可言矣詩序于先王之詩皆言朝廷之所施用其所稱敘不過一詩之指幽厲之雅邶鄘之風視前序為何如正變斷可知矣豳風之作亦以當時之變豳嘗變而終不克變成王周公之美也變風見録起於政俗之異國自為次固其理也邶鄘之不合于衛自其邦人之不予詩章自為篇衺初非前有其序聖人删詩而為之次第

則因變之先後國風起周名邶鄘而迄於豳見治亂有可易之理以為序有因改斯為不可厚誣反魯所正之詩止於雅頌而已來教謂詩之作起于教化之衰所引康王晏朝將以為據魯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于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關雎作刺之說非賦其師者乎降王而不予衛是非聖人為之邶鄘滅而音存故非衛所能亂政不加於天下則王不可謂雅所云繫于所得之國與春秋之王城確實而言惟其理也然諸侯之

兼并非獨邶鄘為然聖人不以滅國繫諸侯之風非為因地而已夫詩家之音律猶易家之象數聖人于易稱君子之道四則詩之聲文未可以一偏取孔子固嘗絃歌合樂而亦不為無取於辭角弓唐棣之去留義之可得而通者詩書之序非聖人莫能為之然其源流豈無所自易繫不皆興于孔氏則詩書可以類知如孔子自已為之必有不能為之者矣走於反古詩說雖不主於先儒於其所長不敢廢也古人尚或采諸芻蕘之説況

聖人之徒歟務相乖違非反古之道矣不能自明六經之學誠世儒之深病鑿空以攻先儒之論不亦後世之罪人哉觀于會通則古道之去人不遠矣其學不足以知古樂求古人之意聊以自誑非緣垂世而立言執事不以其愚賜之提誨此道之不作久矣何意聞此正音臨文者不敢借辭益重不敏幸為隱惡本不足以示人既沐誨言不敢不既其說尚惟時復教告以適翹跂之私

答何商霖書三

披讀枉教申理前説辨而不寘真古人之事也欽嘆三復敢不敬應詩學有二曰聲曰辭聲辭合而成章乃古之道然而人之情性古猶今也情有哀樂聲文稱焉聽其語可以合其聲聞其音可以知其意二者不可以毫釐判于人有不省乎孔子學于操而得文王識鵾鷄之知道聲辭交見庸有二是故舍樂論文與釋文而言樂皆非詩學之正近世填詞之作始别異於聲文唐固不

然況乎三王之代季子論樂夫其殊于聖人其以小雅為周之衰亦漢儒所云譏小已之得失有為而發其可遂況其言乎文中子不與季子之知樂近于眉睫之論然其旨各有在不可合也在鄉飲酒燕禮射禮已有二南諸篇雖為不必盡出文王之時要為周公制禮作樂所用以為思先王而歌其事則幽王之詩有之詳而味焉與南雅之古詩或居然異矣仲尼歸正雅頌豈徒然哉序之云云不待言也學經而他求於傳不若專意於

經傳皆不同則經學之文不幾於惑矣序據左氏謂棠棣為名公作毛傳以為周公二者莫知適從則序燕兄弟之文非其所論擬也古學在求其正不當論出之後先如惟前出之從則書之古文不若漢世今文者矣妄意無從非執事誰為裁之

浪語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浪語集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丁邵經

# 浪語集卷二十五

宋 薛季宣 撰

## 書

### 答葉適書

其聞之務博學者必自約樂教人者必自修執事通百氏諸子之書可以為博矣為人師而學不厭又知所謂約矣聽於塗說不以其之不肖恵然肯顧拔以尺書望

我以急難扣我以學問以諸葛武鄉之英特謂我聞風而慕之以王梅谿鄭著作一鄉之善士許以鴈行而肩隨其踵至愚自知甚悉未能為已何以為人未克自明于何明物若武鄉則吾豈敢王梅谿之方正鄭著作之沖養是皆吾黨之望願學焉而未能者其又何可擬邪讀誦靦顏不知何自而得此也范文正公鎮陜右孫泰山張横渠初以遊客干之公能資以讀書告之名教之樂二先生賴以有立卒為天下大儒范公得位時大任

非吾事也名教之樂願與執事同之執事秀發妙齡多聞多識通于古明于文行不自賢不恥下問一日千里吾知方發軔焉及于八陳為邦將無著鞭之太蚤而其庸敢當也約文以禮顔氏所以立于仲尼之門執事方以教人敢請從事于此若夫夏時商輅周冕韶樂四代損益孔子非亞聖弗之告先王寓兵丘井建之邦國舞之行綴教民後戰不以軍容入國有本有末躐等之學難矣乎言志而賢舞雩問陳而稱俎豆為學自有次第

仲尼豈欺我哉故欲執事先之軍旅為邦願執事之姑舍是也抑某又嘗聞之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士患敬恭之不立夫不容奚病焉修道教人執事其從容于是矣執事有親之奉日虞甘旨之弗給不抵人而抵我其所望于我者甚厚且深其方空腹而遊獨行踽踽不足相為軒輊以孤從來之意甚恐姑誦所聞于博約之說者復之將命執事之不我弃庶幾能諒之乎

答象先姪書

其啟八吾姪上舍擕別浸久方切懸思僕歸收書審知即日首夏鄉炎啟處佳勝仍聞肄業湖上挹山泉之清秀以資涵養供筆力之助甚善尚須力自勉勵毋以時學而小之得失付之於天務為深醇盛大以求經學之正講明時務本末利害必周知之無為空言無戾於行則前輩之事何遠之有學無今古適睹時學益人之大耳位中上下皆安其以交代尚欲補填一月夏中可以

即路交事不出六月上中旬間房下粗安它亡足道王樞書未欲作方以州縣竊禄自喜姓名詎可關諸政路悠悠之議自非衆人所謂人情服習茍且宜吠所怪然道路籍籍頗云有兵意良工之不示人以璞莫無是否羸病未藥而求孟賁手搏闘其他日之論當不若是疏也作事若莞爾吾可矣其不切致主以求欲速之功令人多恨況僥倖成事必無是理論者謂晉淝水之役以天幸議謝丈靖公父子每思軍中欲害萬石不忍于一

處士所以用衆非一日之積矣方其命將內拔諸不經事少年以韓康伯與玄之疎固已許之擊賊郄詵怨也知其必辭玄問計而安不應判援至而安不喜方賭墅於王師之出視捷書如無事有孚盈缶寧徼天之幸邪身危死外功弃不卒其弊安出亦若夷吾而已張魏公劉開府望實俱喪龜鑑不遠要此一著不容再錯前日尚可如今大事去矣詳思朝中人物未見其輩觀恭靜處每高當局未能忘情于物故不能不睠睠于若人因

報及之火之為望開館相延固善然公府不易作容千萬審處無勞輕動景望失得有命所謂舉而不能先者之命歟

## 答徐元德書

其不肖之跡見疑于世久矣兹蒙三凡眷顧特達然若有不相亮者敢盡底緼冀一知之其不天蚤失義方之教仕縁世蔭以惰不為科學之習居官無有治績可以求知上官心非不欲為衆所為顧不能耳士夫過聽或

意其尚古人之學不知我者遂有衆多之論二者于我
雖異其不相知一也前其伏蒙軒車見過不以愚鄙見
絀澇辱名刺則以學生自居昔者徂徠先生與泰山先
生德比名齊舉相似也徂徠自謂不及拜泰山而師之
天下方知有師後世不以為過以二先生道誼之重天
下信之不疑回既倒之狂瀾故不難也執事之舉將無
欲效之乎師道不明此風之不作也久矣其小醜其何
德以堪之在執事自處則賢為人謀者不幾乎厝諸鑪

炭之上矣其雖不學其自知甚明非其有而取之何遠於盜此所以逡循退辟不敢當大禮之盛也茲蒙鐫諭諄復敢固以辭且執事之下交夫豈徒然者也其所期於大君子者端不在是不我遐棄固所願也尚幾以道為度毋以過禮見加姑為朋友相從亦足以講藝為學無駭俗目使其不墮于好為人師之誚愛人以德之意想執事樂為之用布腹心切希財量

柢楊敬仲簡

其景嚮有年矣姪子每自庠序歸省輙能具道問學之妙行誼之美及所以提誨之甚寵顧以未嘗識面為恨鄉來幸會獲合并於武林雖承教悤悤弗及詳款養養之至然一面而悔吝釋接奉而羣疑三所得固已多矣幸甚幸甚分決之後竊審擢榮上第雖為宏材本分内事然而藴畜之富可以次第見諸施為未能絶意于時尤為善類喜也占賀方阻乃蒙尺書下問情親意厚愧荷兼之寵諭不可曉知之言足驗天有顯道義命之重

非仁賢惡所望之雨晦鷄鳴乃今見其人矣世道漸迫不尚勉旃其辱譽過情非所當有不知何以取此令人愧汗因諭之及請得一言滅學以來言行判為兩途舊矣其矯情之過者語道乃不及事論以天何言哉之意其為不知等爾其雖不敏于此竊有所好而清談脫俗之論誠未能無惡焉前此對人未嘗言之間因當路縱談不免加之鍼砭非得已也反求未為無累慙顏厚于重甲良工之不示人以樸吾罪大矣察人倫明庶物幾

吾曹共勉之爾不貳于物非所敢知僑居荒僻新除尚未知何地何日之官有家姪便可寄聲時發藥是幸

抵沈叔晦 燠

某僑止他州未辨旋返陸陸亡可言者竊知調尉上虞良便仙里戍期不大遠否人情咸以久次為苦而兄承有投閒講學之喜漆雕子若之善而今為兄有之騁騏驥以御長途知其莫之禦也甚善甚善其學問未之有見仕本為祿而諸公過相拂拭出應事物之變觸目疏

謬咎皆自取士夫望之又過何可當也加意之誨非甚憐愛我者疇肯及此已事不足復為兒語所為誠畔中道然而拯溺救焚之計有不暇顧拖泥爛額之患者傷廉一事寧無多餒于中忍而不辭無怪乎人士之紛紛也強顏處此負負何言蒙警策之其敢不勉他有可以鞭其後者非左右焉取哉勿鄙夷之萬萬加賜為祝承諭學不躐等之說其與家姪曽何足與知之祭兒所安端不愧斯言也既蒙鐫誨敢索言之以其所聞于不躐

等者自明明明德以至于知所止齊家治國而天下平其序端如貫珠不可易也唐氏時雍之化蓋由此作焉古人以為洒掃應對進退之于聖人道無本末之辨中庸曲能有誠之論豈外是邪學者眩於誠明明誠之文遂有殊途之見且誠之者人之道安有不由此而能至于天之道哉今之異端言道而不及物躬行君子又多昧於一貫不行之歎聖人既知之矣可與學者未可適道所以曠百世而莫之明也信言果行夫子謂之小人之

事以為禮儀威儀待人而行不虛行存乎德行不知何者為等又將何者為躐邪必以小學大學為之等差則吾屬異于成童而下孟氏之欲自得之也果何物乎其於此不敢自謂知之然願學焉者也所識如此未嘗敢以告人明難瞞一掊擊之幸也輸寫以復來教將無甚類衒鬻之為乎一哂仍之毋重吾過

與柴察院 瑾

其竊謂天子明聖誠不世出之主然有治道未洽非有

他故羣臣鉗黙太甚患事不上聞耳比具與趙侯臣來言邊鄙數事二人相為先後其間雖有甚難合者數日之後靡不聽從由是言之臣下負焉多矣昨者濡須相語台座不過請郡具未知所處今具補郡矣察院乃居言責之地回瀾浴日其復何辭惟今天下疵瑕未易毛舉要先正本然實良難察院謹重沈潛不勞多視尚口乃窮之戒具嘗與聞之雖然若無功每緣不容人之不容凡以徇名苟以天下為心行無迹出口入耳感合以

誠金石可穿況茲血氣之類事有成効何患世不我知惟無要譽之嫌乃可入也仲尼相魯未嘗以樸示人雖僭禮如大雩當時猶不暇去𦍒意可見謂當師之祭院方為士類根柢萬幸念某陸陸比居郡曾無尺寸之補雖戴星出入日來漸覺省事然苦府廩空匱未知所以處之非惟望督其愚亦有幸雲天之庇矣郡學胡安定經始國家人物權輿之地於今只齋館在風化之隕甚矣念之如負芒棘更祈有以誨之

與潘文叔 友文

其獲從端叔昆季游願見之日甚久驅馳擾擾恨未承望茲蒙華翰之貺辱臨之以師弟子禮悾侗自視何敢當盛意邪繼今如不鄙夷略之是望示諭為學之道其何足以知之過聽之求仰見好問不恥然而索金貧子終何以副所欲乎抑其聞之君子雖極高明道實中庸虛受謙持之無有偏頗好惡自無不得其正之患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天理昭昭不容與易惟居之以平蕩持

之以競業終身可以無畔其至要當有見必自得而後能安之也若以恬漠為進其恐難乎應事於紛紜耳所惡於知正謂其鑿空無之說于此不與存焉承問之廑聊及爾耳斯道要非語言所及纖寸筆舌詎能寫方寸哉又蒙于其求師其學焉不足顧將何以為獻懼塗公之耳目無以祇復將命切幾照亮

答少卿舅氏書

其伏蒙嚴諭廟堂遲待之意下情感激何已其前在湖

外辱丞相公見知於眉睫間非有先容之助一日之雅也此來既蒙拂拭收召已復三被催劄下材賤吏朝廷見待如此固知近時所無不俟舅教詔之然后識知恩睠之厚某之所以牢辭固遜不辟四三者豈以丞相為不相知故不欲就亦非輕信昨者傳聞之過有辭難之心誠思前日亡補秋毫已蒙增秩之寵設復容容冒進豈能有所裨益榮利之地非心所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區區所以干廟堂者良欲借重九鼎上關聞聽庶幾

閭閻之内少知其非陸陸無恥貪昧苟得之人萬一他時事君黨或有所濟耳已再申省計在丞相度内必能諒察而俯從之信如朝廷顧遇己已亦何惜曲成鄙志仕固求用其非甘匏繫者也蒙問敢及不足為他人道以其為行詐者至祝至懇

復潘秀才必勝書

其聞士俛仰以求人不若修身而約處僥求而得位不若守道而安貧是故甕牖蓬樞原思絃誦而不輟豆羹

簞食顏子獨樂而有餘夫二子之賢學仲尼之道是非
無意于世志抗浮雲而厲世矯俗者惟所存者大固將
以有為耳執事鄉兄奮布衣之下懷濟時之策歷聘王
公以求得意其志畧亦大矣抑某嘗聞之曰四郊多壘
卿大夫之辱也居斯時履斯位任斯責者固當開幕府
以下士闢東閣以禮賢汲汲營營惟恐失天下之士而
無與成慮定功亦何敢傲當世之賢者士無官守無言
責政當以道自處待時而動必在上者不若魏侯之於

干木貽烈之于孔明隆其禮聽其言亦不屑就之矣我
國家取士之法不許以它求致國有庠鄉有貢苟以叙
進青紫可如拾芥而拾是雖未足以擬原思顔子之事然
比之僥求而俯仰者為有間矣執事鄉兄夫豈無意于
此四年僕僕夫何為哉願一思鄉巷之言自反之也國
之鴻儒有若泰山先生横渠先生者弱冠蓋嘗俱以策
略歷干邊帥為執事之事矣得范文正韓魏公一語退
而學道遂為當世宗師在聖人之門將不愧於二子鄉

使往而不反果得一官齒於轅門廁於赤籍二人埋没久矣將何以名於世而況未可必邪其雖託在里閭方遠官以糊口㡳期云及歸計茫如顧且自悔自憐懼無以當盛意雖不敢自同先正猶思所以仰報鏗金之語大言無當執事鄉兄其諒之乎

復程秀才書時行

其聞之君子以道義為重爵禄為輕王公大人立乎人之本朝一嚬呻一呼吸足為天下利病繫生民之休戚

而韋布之士窮居約處樂先王之道不求聞達於諸侯其相望為甚殊而其實無異道苟在位者不能以身任道則為士者誼亦不屑求知於人何哉道義之在亡而已窮達何有于我果能此道也則簞瓢陋巷青瑣玉堂易地皆然夫何貴賤之有是則舜之飯糗茹草與夫居堯之位又何加焉其不才為貧而仕每以治無善狀不敢妄求知已聞者當路有過聽者與其音容之不接聲聞之不通不以其之不肖而為之剡章且附置以達時

俗之禮通為啟謝其不工偶儷强為數語而致其意焉語前所謂道義之交修者以周公之賢惟恐失天下之士而伊尹之任何以為王者之師妄意士之所以自任者當然不然亦不足以為士矣執事之於其初非牖間半面之舊又無研席論交之雅邂逅一遇貽我以書某讀其文望其容竊自知其幸也感意于我良厚故敢因前書之語而請復之執事謂位卑則道不存焉又謂貴賤分殊而尊卑勢異此言之發似未之盡雖然亦前相

望甚殊之意特未言道義之在亡而已在詩有必酬之誼故其即之以相規橫渠之詩不云乎出異歸同禹與顏未分黃閣與青山明道亦云統軍百萬曲肱飲水在其中矣此古人道義所在之驗願執事持之以自廣施之他日無負于今若夫其之作斐然之文胥失道真何足為執事道若以為賢則其豈敢惟執事財察是幸

復張人傑學諭書

某竊嘗喜易讀之將數百過而弗知其際也夫以先天

之卦見之三畫重易之象繫之六爻天地之大昆蟲之
細與夫聖人之道先王之治君子小人之事工師卜祝
之流幽而鬼神遠而造化凡有可推之數可形之象可
行之事靡不備在此書微若書不可言亦求斯得之矣
六經之義于易備焉以通為足以盡之則太極之體未
嘗動以定為足以周之則作易之道變為占是皆本諸
吾身叅諸天地擬諸變化可由而不可測者其安足以
知之不知易而施諸民猶宵行聾者也思得通儒而與

之論末之能得執事不以其為不肖惠然辱枉臨之貽我以書縱言而及于易也惟學有倫有要執事其知之矣善乎書之論政體也曰當仁明而通變捨是則為姑息而苛察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黄帝堯舜之治其何德以堪之高山仰止敢不欽服訓誨雖然切有必酬之誼故其謹布其腹心今夫煦煦之仁察察之明而後有姑息苛察之事信能仁並天地明等日月則何二弊之能有其學也未造乎此其能億二儀二曜之仁明

若夫易之變通後世失之遠矣執中無方猶執一也苟知變而不知止則必若晉人之為通大傳有之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變通之道盡此贊矣其𨽻東狂妄人耳焉知易道因執事之有是言也故敢及之至於易之為書聖人晚學以無過以為仁明而通於易也實非下走之所敢當書不盡言財察是幸

復龔秀才書

子路有言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其義則不俟乎其

外者矣仕而道不行者近世以為深患非有他也不能盡己之道固無以盡物也苟盡己以行道則凡自外至者有常態而吾所以應之者有常法無俟乎其外而天下之理無不得矣盡己之道夫豈它術哉亦在乎熟之而不學面墻蓋未之習也時習焉則吾固有之者卓焉而立乎内煥焉而章乎外紛紜萬變觸睫過耳而吾不為亂則其于從政也何有此其朝夕之所願學而未能得者昏昏焉而以施諸事顧不悖哉伏惟祕省執事好

學而知其要臨事而通其理恵然我顧而無私曲之問
投以長戕而為治民之説凡其素所願聞而不可得者
稔聞而熟見之如擊蒙眛如發豐蔀其為賜也豈兼金
之況哉以覲其學之所到知不如斯而已信能進乎此
道則於異時之政將見其有及物之恵矣雖然仕而學
者恒有單聞之患學而仕者其于人情必得勢使然也
其不幸而窶仕而未能有學視執事者學而未仕其于
盡已之道猶霄壤之為間也尚惟不已斯道充其所學

日新達德而知我之為戒待時而動不亦偉乎其不敏

切慕古人相成之誼惟執事財察而加勵焉幸甚

浪語集卷二十六

宋 薛季宣 撰

劄狀

上諸司論金牛置尉劄子

契勘本縣金牛馬跡靈溪賢庾符石五鄉在本縣南隅絶大冶縣界一百三十餘里阻水帶湖東北抵永興大冶縣界西南江夏咸寧縣界直南接連洪州分寧等縣

幅員凡數百里居數路之衝商旅往來最為經便近歲
以人烟稍盛而無官府遂至盜賊充斥不住作過巡尉
聲迹相遠無縁敗獲數邑界内民不安處其伏見金牛
鎮舊有監官一員紹興初以荒涼減罷今來本鎮人煙
近四百戶市井凡之本縣大段翕集而酒務買撲一歲
止一千貫若分本縣弓手之額招三十名創置南尉一
員兼監本鎮酒務盜賊煙火公事非惟可以整葺鎮市
遂可彈壓南鄉盜賊利害甚明欲乞鈞慈詳酌建置使

千里之民自此得以安迹如蒙施行即乞就撥都統司
廢罷酒務以為廨宇本州本縣各為量借酒本俾隨息
錢觧納鎮尉請給令本務管認舊來所收土稅却行住
罷酒息之數止以貫撲為額除少少寨屋須當以漸經
理既無分毫騷擾而數州界内盜賊自此遂當衰息委
是公私兩便乞賜施行

上王守議后服劄子

上僊皇后奄棄六宫在率土之情共難堪處具輒有管

見上諭節文之末不敢露言賓次惟所揀擇其竊覘尅擇官狀選定初十日申時發哀不知本州舊事如何然陰陽家者流使人拘而多泥禮聞朝晡入臨晡而不朝不可也如以十二日晡釋服則是闕一朝臨今於漢氏權制不應重有加損禮失之薄寧過于厚若延至十三日復有四日之嫌昔明道先生嘗遇國喪江寧官吏欲以三日之朝免服明道曰服當三日也茲事體大前輩謹之如此在郡府不可不察有如製服未具則雖移日

可矣其舊蒙恩庇之厚於今不敢忘於大君子之門敢以姑息為愛知公禮重故敢言之伏幾審處而行如鄙言有可采納則乞直以台意處分甚幸甚幸

上王守論絶戸田租劄子

其竊見四邑各將去歳水死之家田畝所收穀子不以立後塋送除官收三分之二外又拘逐人合得分數穀子官收一年既從官收自合除放苗税目今夏料不住催理兩無所出符帖紛然計會枝掌貧者先受其弊切

緣風水之後立後之家初無留財為之數并收葬者不過惇子孫宗族之誼先以已物為之殯葬失其屍者亦為祭享薦拔而官司除附撿括費用百端莫不指准今歲田租以償其費去歲唐郎中奏請皆給全産是固聖朝美政而監司之不知體者横議沮格至今為梗官司又為此舉其何以堪立後之家目今為之俱困咸謂樂清顔宰實為倡始怨謗蹶然訢之職司未必不由于此即使去歲災變不作言賦者亦欲取此物邪為政患無

恩惠及民其可幸其災而求倉廩之富䖏遺孤以為利哉意者利未入於公家必且聞于朝路是在仁政不能無累竊恐寄居見任未有為台座言者伏惟勇義安仁聞之必不能已也伏乞台慈特賜愍念即作訪聞行下止從分數官收仍命官收之田不復催其常賦無人耕種之地官租常賦並從蠲免為惠甚大如能更賜存卹申明唐使之請庶使為人後者不失先人之業是在主上必樂聞之此議發於守臣聽許必速陰德尤大惟台

座更審圖之趣詔有期伏願當仁勿遜捐小利以成國家美事此百世利也伏惟軫思幸察

上臺諫劄子

某聞鼠憑社木莫可灌熏蔓草難圖當鋤芽蘖恭以主上英明神武抗志有為漢祖唐宗未足為輩治效久而不著天下莫知謂何靜思其所由然儆傷小人之蔽然上明並日月去邪不疑察梁珂之姦而逐梁珂察龍大淵曽覿之姦而逐龍大淵曽覿睿斷英發仰比天之聰

明然而小人實繁難退易進驅之或去旋復踵來其始甚微辨之常晚近者道聽途說有武臣王朴者象胥輩耳以邊事進其心未易測量比嘗屢使軍前或不出于朝命自謂天子訪以人物無識知者往往趨之間見廟堂分行窺伺持反覆兩端之說干君相謀謨之地熒惑主聽居之不疑雖未必盡如所傳不可遂謂言之者妄此聲之出不為無累于聖德萌芽不翦將恐或害於斧柯在崇寧中初遣童貫使邊不由宣敕處分青唐既啓

惟亂之階視往者之所為來事當益深戒矣其嘗學易
觀乾坤復剥否泰之象知君子小人之進退其實相為
盛衰消一陰爻必一陽來於内惟今患之大者莫如左
右小人一去一生何損于數消復之道惟須君子國家
以心腹寄之二府二府未有見幾之人就能知其為姦
不過氣沮而止臺諫上為天子耳目其可寘不言乎及
今攻之尚可為也它時聲焰赫烜恠以自神黨附成羣
交亂四國雖有拔山之力若五丁如彼何哉天下推本

其所從來必將追過當言責者觸邪指佞不可以後於他人其官以道事君顧賜省納圖難於易以幸社稷蒼生尸祝代庖其不敢逃踰分之責死罪死罪惟幸詧之

上王正言劄子

其永嘉鄙人也生於海陬斥鹵之地素乏朋友磨礱之益直緣糊口不給藉蔭而仕不敢齒于士夫之列然於天下賢人君子未能無慕苟有幸會未嘗不請見焉茲蒙朝廷過聽擢被旌拔閱歲有半七辭不獲懼涉詭異

之蹟强顔此來濫叨京職之除媿極而畏自抵都下即聞正言重望賢徳且恬進取要官罕識其面每以得侍同朝私喜趨造往復竟未及見方謀親請教誨伏承天子旌識英俊不次超擢榮登諫職善人之慶啟沃之際人士悚服未見施設既已風動四方宗社實幸蒼生實幸某間者雖嘗修敬門下伏蒙顧遇甚寵自念庸遠雖懷請益之願竊有援上之懼不敢數詣賔館頗聞台慈遠鑒亦埀與進之意内顧無以取此未敢冝行自獻竊

勝感激私情不避僭越輒効一得之見未見顏色幾度
外期之求進門牆願自茲始其伏聞無為軍教授沈清
臣者比緣正言進用敢以曲士之見狂妄有言沽激云
云無所不至等之蠅蚋在寬洪當不之責為祠祿禮則
宜之九重重道尊賢於清臣不可無罰下之天獄所以
風示天下是則君臣千載一會顧知之者少耳以其愚
見在主上在正言者固已曲盡清臣言雖無狀要為獻
納于時斥之遠方體自應耳付之刻木聞者不能無疑

建請寬之惟正言為當然耳清臣于其初不相識聲聞畧不相聞其人賢愚其亦未知端的非為清臣者意正言過合方始不當縁已罪人之言將使後謂士不得言始於今日其於門下國體所關不細况復放言横議士俗之常寬之益足以見君子之兼容罪之亦殆無足快不識仁者之見或有取于斯乎且犯不校者顔淵之事王猛殺樊世興之譖已也何足為盛世道哉彼吾詈而吾寛其罪此裕德之盛以直報怨之翹翹者惟正言念

之其狂瞽冒聞死罪死罪密書字不謹正惟大度容之
得非台意施行毋以告人大幸

武昌休官白郡劉子

其契勘本縣當天下孔道靖康之際實為兵衝鐵官鼓
鑄之徒無非天下亡命故罹兵禍視諸縣為最酷今主
戶雖數百皆東西南北之人累政失于拊循將不堪命
加之比歲力役不能自存縣賦至微不給上供之半吏
官給俸賓旅傳食至亡一錢粒粟可以枝梧自其到任

以來朝夕疲瘁雖心勞撫字之補秋毫而鞭箠盈庭虐害滋甚仰愧俯怍無以自容伏蒙其官推仁卹之心曲加庇覆殆將一稔未嘗馳一介下縣追須區區之心謂可受恩終任不圖事與心戾横賦踵來車船畢工遠作營舍木植離岸即科經總制錢補觧未終又為和糴民羸如許其何以堪固知作事有端非郡府之意也然才單力弱粗嘗學問政而知慮不周顧此一方山澤竭矣又為此舉民必流亡杞國之憂或大于此乃心憒亂恍

如病狂已具狀乞備申請賜骸骨如蒙終始之惠聽以周旋誓畢此生不敢忘徳重念其官情素薄自分甚明初蒞寸長可以從政力云不足非敢憚煩敢控哀誠尚幾痛察

再白郡劉子

其十五日以心氣惝怳不計僣差狂率有請曰虞呵譴之至俯伏以俟今數日矣迄未蒙府之報命豈眷憐素厚而難其請邪將以為詐而不足聽邪其之所以朝夕

狂悖而不避再三之瀆也伏念其賦才譾薄仕宦固非本心姑欲一試所閒庶幾少有所濟力微而廢謂之何哉誠非敢犯台嚴亦非干百姓之譽一身之計端有在焉蓋其爰自之官非惟身自廢學一兒一姪皆失從師眷先人之遺書久貯箱篋鬱蒸蟫鼠之患惟日憂之别樗散之姿雅多閒放讀書之外問不及家託庇于兹遂有官守之責事無巨細不敢不盡其誠以此勞心殆成瘵潰屯營之役一起歸思亂柑政黄不能自已以周易

筮遇遯之旅以為此意可以質諸天地神明故斷之不疑請辭而去亦嘗妄有所作不敢冒昧投陳而此及之丐察其非詐耳竊念其故鄉尚遠貧乏之為甚坐食於外饑寒且將及之如蒙蚤賜備申得遂其志啜菽飲水皆執事之賜也云云

被名辭免劄子

其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名赴行在竊以命名小臣禮無俟駕進退之際關乎立身與其貪冒以事君寧

若省躬而辭命伏念其不學牆面才乏寸長憑藉賞延為貧而仕再辟藩府三補秋毫調令武昌亦欲少效萬一交政無幾即除邊興外則荆州起營信陽陸運内則供贍征戍惟日相仍百役並興無須史暇加以盜賊多有風塵數驚以千戸之羸氓應無涯之師役雖心存撫字實惠何施而政急催科滿目瘡痏學不素講臨事乃知其累每一念此芒棘在懷間者調補掾曹雖為合入差遣良以治獄事省可以專志一官撥置之餘乘暇得

以為學庶幾它日尚可有成朝端過聽而舉之甚非愚分之所當得切惟主上天資英銳方大有為朝廷之上英儁如林如某駑鈍之資徒知樸拙自守學不足以成已故于應對進退皆非所能必恐進見之間儀容踈野無以仰承清問上當君相之知伏望鈞慈特賜矜憫許終令任就其卒業之志他時有以見君其不任惓惓之誠俯伏候命之至欲乞敷奏施行

再名辭命劄子

其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竊以間年再
名殊異乎常倫顧影多慙豈加于曩日祇可循牆以走
難從不駕之行伏念其才不踰人學非適用仕之藉蔭
禄以代耕曾微一善之可稱以得九重之過聽丐拈下
逮取諸選調之中扆座為前擢眎王官之列顧雨露草
木之恩非薄如海岳涓塵之補則三下拜靦顏迄今汗
背敢謂下才之樗散旋蒙命名之鼎來得之若驚睠前
增媿在進退而惟谷誠若古人之言不往來之憚煩竊

懷友朋之畀所願廟堂之俯察許遲縣邑之終更尚冀
修為以圖報稱其下情無任惶懼戰慄俯伏俟命之至
伏乞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上大理寺長貳劄子

其茲者叨冒誤恩備數簿領月十一日赴寺供職本廳
即無人吏雖供職文狀亦是自行修寫當時惟有胥長
二三輩至直舍參謁並不睹羣吏之面本寺之籍深所
未曉遂求教於判寺莫少卿伏蒙諭以本寺之制左斷

刑右治獄自少卿丞正評事而下皆有分職獨主簿不然凡文書之期會簿籍之勾攷在兩司者悉當兼掌此職不修久矣可呼問知雜吏其亦詢知本廳舊例差破人吏一名意者知雜一司職當闕領尋呼知雜司者問以職則曰無事問以吏則曰闕人且言寺簿不治文書但請十日一至直舍簽押簿歷其欲一見簿歷則又泛然不應竟無一事不免遂循出局其來自遠外誠不識朝廷事體切詳國朝官制以長貳綜領大綱不可自治

凡目故設主簿專職勾校內之寺監外之縣邑小大雖異所掌宜同則凡應干行遣期程及簿書銷注之屬其事無不當預稽違漏落責有所歸簿歷有當十日一簽亦有日當改視者主簿之職況不袛此今也不得知其條目雖簽簽書可也張官置吏恐不為是虛設胥輩惟恐主簿之得舉其職也故多方壅蔽不示之籍將使不得輒有所問不與之吏將使不得輒有所為旨意甚深察此可見其無狀仕實為負廟堂過聽處以在京職事

期待之意寧古乘田委吏之比有如本職不得效其區區媿于前人多矣仰惟主上勵精為治盡心庶獄刑寺之職所繫至重他官禄仕可也此豈苟禄地邪綜覈之朝責以名實之效失職至是將何辭以對乎長貳勉以職事之修交遊望以職分之内其所為不能稱事有忝身而退耳伏惟台慈鑒念詳思所以處當其宜其責重位卑不敢不告伏乞台察

請祠申省狀

准敕授前件差遣續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其竊伏自念嵬瑣之質術業淺陋已嘗賜對三補徒冒寵榮材能不易于前人問學無加於往日而復容容昧進非心所安輙敢上干堂陛之嚴屢伸終任之請仰蒙廟堂眷私敦促至於數四恐孤所以期遇每欲進而趦趄雖惓惓之誠久之頗見幸察而由衷之懇彌年尚未聽從今常熟縣見任人趙善括去替在一兩月間其以有上項恩旨未敢專輙前去之任更合申

取朝廷指揮竊緣其比歲以來得疾異甚精華日耗大懼損生所授號劇繁難必不勝任況又家貧累重待闕十年久客他州非祿無以糊口伏望僕射相公參政鈞慈矜憫特賜陶鑄祠廟差遣一次庶幾少安微分養病之外得以盡意學業或備異時器使之列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檢會累申劄狀特賜敷奏所有昨降審察指揮欲乞更不施行謹狀

再辭名命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某尋具劄子
申僕射相公參政府乞終常熟新任未蒙施行再准
尚書省劄子催其疾速起發前來須至申稟者
右某伏聞人有常言小官不當辭命竊謂心之辭遜不
在官之崇卑當辭而不辭者貪也可進而不進者偽也
惟貪與偽何以事君其有誼或可辭禮未容進均之失
也寧偽無貪伏念某素乏技能蚤蒙薦對備嘗聲瑒無
益聰明沓冒寵榮秖深媿覥方期下邑少效秋毫何賢

於人丐招游及庸敢為偽請固以辭且其才不加長學非至到强握其智則固何堪遷就其言又所不敢縱蒙審察豈過前時如其之流世固不乏進為貪也孰以為賢使其得為天下知退之人實可仰副朝廷勵俗之意此其所以不避小官之嫌輙冒尊嚴而進再三之瀆也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檢會其前此呈劄特賜敷奏俯從所請施行

劄子

其才非適用伏蒙廟堂睠然無已再賜促名有此遭遇豈敢自愛然其牢辭再三非狂則詐雖愚不肖何忍自棄如此葢聞大臣致君進人為重士之取信繫乎廉恥周公寧以戲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鄧侯不難身追亡將移高祖慢士之習竊原二公之意不在一時之得失其所以感動主聽敦獎士流周漢之隆實基于此故其以為上方登用賢宰不遺纖芥之善凡百臣下焉可妄自菲薄奔競速售以累至公之舉其敢爾辭遜

亦欲有以仰報期待之隆已具狀申朝廷伏乞鈞慈鑒察并賜檢會其前此呈劄特敷奏之丞賜聽許庶幾小人得以安分于下異時圖報誓不後於他人其不任區區之誠俯伏俟命之至

又狀

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其嘗再具劄子并狀申乞敷奏請給縣任未蒙俯賜聽從節次三准都省劄子催其疾速起發前來須至申聞者

右其伏自念無一毫長誤蒙君相過聽間年再召其豈不欲進而復逡循退避近於不情其非敢自賢固非憚事亦非敢有欺世盜名之意内省不稱故趦趄而止爾即其無嫌于志其何敢久違朝命寧欲以棲遲偃仰自為髙邪伏蒙廟堂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替每一辭遜促名已班螻螘微誠屏不上達陶鎔槖籥之意於其則厚矣非愚不肖拳拳懇懇所欲以事君上者也曲成其志非明朝廷惡所望之故其不避再三上干堂陛之嚴

期於得請而後已也謹具狀申云云

湖州請祠劄子一

其輙瀝誠懇仰扣鈞嚴伏蒙恩授前件差遣自八月初四日到州交割職事訖經今四月竊緣本州係是近輔大藩前此無非重臣名德臨鎮其資歷素淺加以綿薄之才誤蒙超擢使令甚願勉策駑鈍其如力小任重鞭督不前無以填服同僚不能芘覆民吏帑廩空竭曾無術以捄之設若尸禄强顔積久必致曠敗上負主上臨

遣訓飭下貽郡人之患捫心知媿夙夜靡遑不免控告
廟堂乞賜陶鑄宫觀若遠小州軍差遣一次庶安愚分
免致坐占窠闕有妨郡政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二

伏念某自去歲十一月間以本州畿甸名郡非某愚賤
所以安處加之財賦窘乏曾無術以捄之累嘗具申丐
陶鑄一祠禄庶安愚分免致久占窠闕迨今數月不蒙
早聽已窮五技汔無寸補錢粟益以窮匱百為彌更費

力日雖痛自鞭策食息弗暇心力單耗宿疾又作升斗
失血略無痊瘥若不瀝誠申訴大則一郡不理在已亦
須委頓公私兩有未便厲如熏心欲乞鈞慈俯鑒其衷
檢會前狀即賜化筆差注祠廟差遣一次得以就閒養
治勉强進學報在他日無有面牆之累凌犯崇威其無
任

浪語集卷二十六